

# “行宪国大” 副总统 竞选闹剧

(上海)

齐卫平

1948年4月29日,南京街头哄哄杂杂,一堆堆的人群围集在一些打开着的收音机旁,等候着副总统选举的消息。人们与其说是关注副总统当选者的揭晓,还不如说是在观看一场闹剧的收场。

## 副总统人选的出台

1946年11月15日,蒋介石国民党悍然撕毁政协协议,拉拢青年党、民社党召开所谓“国民大会”,通过了被嗤之以鼻的《中华民国宪法》,并于1947年元旦公布施行。12月25日,国民党政府颁布命令,宣布25日起“行宪”,1948年3月29日举行“行宪国大”,选举正副总统。副总统竞选的闹剧由此而生。

桂系首领、时任北平行辕主任的李宗仁最早决定参加副总统竞选。1947年秋,李宗仁首先将竞选打算告诉了时任国防部长白崇禧、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和在清华执教的甘介侯。白、黄两人深恐吃不着羊肉反惹一身膻,竭力劝说李取消

竞选念头。李不为所动。10月12日,他拍电报召政治秘书程思远到北平商谈,并托程带信致蒋介石。告诉有意竞选副总统。随后,李便在北平组织竞选办事处,上海、南京也建立了竞选机构。监察院副院长黄绍竑为竞选组织的参谋团主任。1948年1月8日,一位美联社记者在外籍记者招待会上,从李宗仁那里获悉竞选之事,消息纷扬,各报争相刊登。3月11日,李在北平中南海对新闻记者正式发表竞选谈话。22日,他率竞选团人员到达上海。翌日下午五时许乘专机抵达南京明故宫机场。稍事休息,便接见南京市各报记者表示:“我参加竞选副总统,其动机是想提倡民主政治,鼓励人民参政。我虽是军人但与文人亦能相处,我虽是南方人,但与北方人也合得来。”此后留南京准备竞选事宜。

紧接李宗仁之后宣布竞选副总统的是武汉行辕主任程潜。1948年1月22日《大公报》登载消息透露:“程潜竞选

消息已证实。”2月23日,武汉各界在德明饭店举行拥戴程潜竞选副总统茶会,决定成立助选委员会,推袁雍、白如初任正副总干事。程潜虽为国民党元老,但与李宗仁相比,缺乏实力作基础。

国民党中第三个决定参加竞选的是监察院院长于右任。1948年2月中旬,首都西北四文化团体联谊会成立于右任竞选副总统办事处,联谊会理事长罗伟为主持人。但于本人尚在犹豫中,他正式表态决定参加竞选是在3月23日。于右任在国民党内和政府内资望甚高,但已达七十高龄,力难从心。

另外两名竞选者一是徐傅霖,1948年4月11日,由民社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荐的。一是莫德惠,东北耆宿,以“社会贤达”身份参加竞选。他们两人都是非国民党员,影响不大。有人分析也许是应邀出来作陪客,装潢“民主”场面。徐傅霖曾对人说:“所以出来竞选,无非是凑凑场面。”

孙中山哲嗣孙科最后一个加入竞选队伍。他当时已任国民政府主席、立法院院长,原本无意参加竞选。他认为,副总统只是个吃闲饭的位置,而按规定,当选副总统后不能兼立法院院长,所以不准备为争副总统而丢掉有实权的立法院院长一职。直至“行宪国大”临近开幕之际,蒋介石眼见副总统一职有落入李宗仁之手的可能,便怂恿孙科竞选。1948年3月中旬起,孙科竞选消息已广为流传,但他本人一再表示:“我没有决定参加竞选,也没有决定放弃竞选,因为在党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决定办法以前,我个人未便有什么表示。”态度还很暧昧。4月6日国民党临时中央全会二次会议通过议案,竞选副总统国民党不提候选人,党员可在国大联署竞选。于是,孙科决定竞选的态度才明朗化。孙科竞选的条件十分有利。他既沾孙中山后代之光,又得蒋介石鼎力支持,况且,孙科与李宗仁同祖粤籍,可以争取广东代表的支持而减少李宗仁的选票。因此,孙科参加竞选对李宗仁的成功威胁很大。

鹿死谁手,必有一场好戏。

## 选举风波

1948年3月29日,“行宪国大”如期开幕。副总统的人选问题成为争执的焦点。预定4月14日的选举,由于争夺激烈推至23日举行。选举前几日,竞争活动非常热闹。各位候选人倾其全力发动宣传攻势。国大会堂对面,莫德惠的油画像高悬,并列在孙科、于右任两巨幅之间;孙科的竞选标语涉目皆是,要求国大代表“请投孙科一票”;于右任竞选宣传列车,出现街头,边行边唱;李宗仁竞

选组织的黄绍竑等人深更半夜到各大饭店敲国大代表居住的房门,争取选票。进入选举过程后,竞争更是激烈,波浪起伏,险情频生。

4月20日,“行宪国大”发布公告,宣布副总统候选人名单,以联署提出代表人数多寡为先后排列:孙科、于右任、李宗仁、程潜、莫德惠、徐傅霖。李宗仁排列第三。

23日上午9时35分第一次选举,分12个票区,戴季陶为选举大会主席。午后2时开票,李宗仁得754票,孙科得559票,程潜得522票,于右任得493票,莫德惠得218票,徐傅霖得214票。李宗仁独占鳌头,但不足法定当选票数。国大代表总数为3045人,按规定当选者必须超过代表全额人数一半以上,即应得1523票以上。因此,原定24日“行宪国大”闭幕由于选举无效而顺延,决定以得票较多的前三名作为第二次选举的人选。

24日举行第二次选举。蒋介石从初选结果看到孙科很难击败李宗仁。恰在这时,南京《救国日报》刊出孙科与“小妾”蓝妮的丑闻。一时舆论沸沸扬扬,对孙科竞选非常不利。于是,蒋介石另生一计,试图推程压李。原来,程潜曾与李宗仁竞选组织参谋团主任黄绍竑有过“君子协定”,相互约定无论程、李谁在初选中得票较少,都要以所拥有的票支持得票较多的。蒋介石拆盟之计甚为毒辣,但选举结果却出如意算盘之外。第二次选举开票时,气氛十分紧张。12个票区依次唱票,在第六票区前,李宗仁始终遥遥领先。第六票区唱完,李宗仁为584票,孙科为560票,相差仅24票,开完第八票区,孙科

跃居首位,得713票,李宗仁落居第二,得681票,后面几个票区李的选票剧增。结果,李宗仁以1163票占上风,孙科得945票,程潜得616票。由于仍无人达到法定的当选票数,所以必须进行第三次选举。

第三次选举定于25日。当天上午9时后,国大代表陆续来到选举会堂,门前不见李宗仁、孙科等候选人等在那里和代表们握手。多数代表没有签到就进入会场,三三两两地在窃窃私议,秩序有点混乱。原来,昨日选举后出现变更,风波突起。

蒋介石推程压李一计不成,便出尔反尔,逼迫程潜退出竞选,将他的选票改投孙科。24日晚八时,程潜在中央饭店宣布:“本人已受命放弃继续竞选副总统。”程的助选团表示支持程氏到底,如程弃权,则所得600余票宁可全部牺牲作废。与此同时,各种攻击李宗仁的谣言四起。李于24日晚在大悲巷雍园一号白崇禧公馆召开会议,决定“以退为进”,放弃竞选。25日晨,李在报上发表声明称:由于选举存在某种压力,国大代表不能自由投票,声明退出竞选。孙科没了竞选对手,也表示“为肃清外界谣言,消除误会”,决定不再竞选副总统。这突如其来的剧变,便造成了25日选举会堂的混乱局面。作为了结,大会通过了一个由352人联署的临时动议,谓:“本会连日大会进行选举,代表等精神疲倦,拟请休息一日,明日进行续选,国家大典,甚望能从容郑重。”国大主席团25日晚8时开会,讨论李、孙、程放弃竞选问题,推胡适、于斌、曾宝荪、陈启天、孙亚夫等5人分访李、孙、程,劝说他们继续参加竞选,

并决定26日再休会一天。

3位候选人的变卦,使选举无法进行下去,这等于宣告“行宪国大”失败。这可急坏了蒋介石。他立刻于25日下午召开国民党中常委会。有人主张在3位候选人之外另找人提名,重新签署,也有的提出找无党无派的人士为副总统候选人,未被采纳。蒋介石在会上提出3点建议,决定派王宠惠、张群、陈布雷、张厉生、白崇禧、张知本等6人做李、孙、程的工作,“解释误会”,取消放弃竞选的决定。蒋介石还单独召见白崇禧,要白利用他与李的关系说服李。经过说服,孙、程首先表示“可听大会决定”,但李宗仁仍无转意。报上甚至登载消息说,李已定27日晨八时乘空运大队飞机离京返平。26日晚9时,蒋介石在官邸召见李宗仁谈话。27日,白崇禧代表李宗仁宣布仍参加竞选。国大主席开会决定28日举行第三次选举。

3位候选人又被重新拉到选举席上。28日选举结果,李宗仁得1156票,孙科得1040票,程潜得515票。与第二次选举相比,李少了7票,孙多了95票,两人得票差数由218票减至116票。李虽领先,但距法定当选票数仍差367票。按国民党制定的宪法规定,将得票较多的前二名候选人一决雌雄,即使一票之差,不足法定当选票数也可以领先票数者当选。

29日是决定性的投票。李、孙的助选人进行最后一搏。此最后一幕助选战是拉原拥护程潜的湘鄂代表的选票。双方助选团从28日下午开展紧张的活动直至深夜。李、孙两人在28日晚分别宴请原拥护程潜

的代表。时人戏称这叫“两广决战争取两湖”。最后,李宗仁以1438票领先于孙科的1295票,终以百余票的微弱多数险胜,成为国民党政府的第一任副总统。

### 李宗仁当选的背后

从4次选举的票数来看,李、孙相差不多;从地位和影响来看,李、孙也可相匹敌。李宗仁曾自我掂量说,在“天时”和“地利”方面,他不如孙科,但在“人和”方面可占优势。其实,在决定李、孙之间胜负的天平秤上,美国的态度乃是一块举足轻重的砝码。

毫无疑问,抗日战争后,扶植蒋介石国民党是美国对华政策中始终不变的方针。但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官吏无能,贪污盛行的腐败状况也日益引起美国统治集团的不满。美国国会讨论援华议案时常因是否信任国民党政府而争执不休。美国政府为改变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以巩固统治而伤透脑筋。他们不断派遣使节或代表团访华,进行各种调查。1947年7月,美国陆军中将魏德迈受杜鲁门总统指派,率代表团在南京、上海、北平等地作了为时一个月的调查。8月22日,魏德迈向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40多人发表谈话。事先,蒋介石打电话通知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要他转告魏不要过于指责政府。不料魏在讲话中以“麻木不仁”、“贪污无能”等词语对蒋介石政府尽情奚落,并说:“中国的复兴有待于富有感召力的领袖。”席下举座愕然。考试院长戴季陶会后为此大哭一场;国府委员建议委员一律不到机场为魏送行。蒋介石更是忐忑不安,到处打听魏德迈代表团

的背景,组织调查的用意,以及怀疑美国是否有意迫他退休或去职。这些情况说明,美国政府确实在考虑、估计蒋介石作为政府领袖的可靠程度。

很多资料可以证明,李宗仁作为国民党中的革新力量,已受到美国方面的注意。“行宪国大”竞选副总统期间,外间盛传美国支持李氏的说法,虽然李本人曾矢口否认,但始终参与助李竞选的程思远则明确断言,李竞选副总统完全出自司徒雷登的策动。程曾亲自携带李宗仁的私人信件送交司徒雷登的秘书傅泾波,希望得到美国的支持。与司徒雷登关系甚密的叶笃义曾在一次拜访中,遇胡适在做司徒雷登的工作,劝说司徒雷登支持孙科而不要支持李宗仁,被司徒雷登拒绝了。目前虽尚无发现司徒雷登在助李竞选之事上做过什么手脚的材料,但他写给美国政府的诸多报告中却明显地反映出拥李的倾向。在一份致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司徒雷登借秘书傅泾波的话说,蒋介石已“显著地衰老下来”,“已经变成一个疲乏的老人,不能有效地应付事物,正在日趋丧失威信,迟早不可避免地将被解除”。他自己也认为蒋介石在人们的心目中“已成为过去人物”,而李宗仁“资望日高”,并视李为国民党内“不满分子及进步分子的象征和聚集的中心”。事实上,李宗仁宣布参加竞选后,美国方面反应很热烈。美国报纸竞相登载消息,把李竞选说成是“中国史无前例之事”,吹捧李“为一人望所归而得各方尊敬之人物”,上海的西报也对李备致推崇,并辟专栏介绍李宗仁的经历,宣扬“他当选成份很高”。显然,美国方面的态度任

## 为抗战作过贡献的洪帮头目

(江苏) 程堂发 滕小阳

### 从参加帮会到开堂称主

朱亚雄,1901年出生于江西省余干县瑞洪镇。他在少年时即离开家乡到上海私立中学读书,学名改为朱毓华。后来他考进南洋医科大学,毕业后即去日本见习,24岁时回国,经人介绍任上海日商内外棉纱厂厂医,一年后又任水月华医院院长,并兼任上海法政学院、大厦大学校医及惠生妇产科女医学校教授等职。

朱亚雄于1925年在上海参加了帮会洪门五圣山。“八·一三”事变后,朱离开内外棉纱厂,又参加了上海洪门主办的抗日团体“洪兴协会”,朱负责救护队工作。日军占领上海后,朱亚雄离开上海到了南京。

到宁后,因生活无着,朱亚雄去找伪维新政府内政部部长陈群。陈群自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回国,曾任上海法政学院总务长,朱当时为该学院校医。朱此次找到陈群后仅过去两天,陈群就任命朱为内政部卫生司第三科科长,汪伪政府成立后,朱的职务被取消。

1940年,朱亚雄的几个朋友从上海到南京来看望他,都纷纷劝说朱亚雄应在南京成立洪帮组织,并开山立堂。朱亚雄了解了一些情况后很想趁机大干一场,谋个前程。当即决定开山立堂,取名为大亚山正义堂。

开第一次香堂时,约有10多人,其中既有大学教授、伪政府官员,也有从青帮中转来的流氓地痞。随着洪门的影响逐渐扩大,参加洪帮的人越来越多,商界、新闻界、政府官员以及三教九流都有人参加,最多时洪门大亚山正义堂拥有门徒千余人。

### 以“护路队”为掩护,执行中共的指示

朱亚雄当了南京洪帮帮主之后,与汪伪政界官员、商界、报界及地方上的一些头面人物时有联系,这个帮会在南京逐渐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

1942年3月,八路军司令部秘书处(即情报处)派共产党员徐楚光到南方沦陷区工作,徐很快注意到了朱亚雄,并通过地下党员结识了朱亚雄。1944年6月,徐楚光通过汪伪陆军部部长叶蓬的胞弟,少将科长叶晃的介绍,进入陆军部第六科任上校科长。与此同时,徐还在汪伪军委会参赞武官公署挂了一个上校参赞武官的名。徐利用担任这些职务的有利条件,广交朋友,结拜兄弟,暗中收集敌伪情报。

舆论上有力地帮助了李宗仁。

### 比曹锟贿选还不如

“行宪国大”的选举,是国民党当政以来的第一次“民主”选举,也是国民党所谓“还政于民”的一个举措。然而,副总统竞选终了,时人实难恭维,而有反唇相讥之意。

从李宗仁决定参加竞选始,国民党政府就一直以独裁专制的权力,干涉、操纵选举的进程。兹不妨列举种种卑鄙手

段如下:

一、阻李竞选。当李宗仁托程思远带信给蒋介石告诉竞选打算后,蒋介石在几个月内一直没有表示不同意。并且还以党员可自由参加竞选表示鼓励。但当李的竞选筹备工作基本完成,成功势头猛增的情况下,蒋介石忽然翻脸,出面阻挠,制止李竞选副总统。他数次召见李宗仁压服他,均遭拒绝。

二、拉孙压李。孙科是蒋介石硬拉出来竞选副总统的。蒋

派宋美龄两次登门劝说孙科,得知孙科怕失立法院长之职时,便不惜违反自己制定的宪法,许诺副总统当选后仍可兼职立法院长,并答应承担全部竞选费用。第一次副总统选举后,蒋介石以程潜来压李宗仁的企图失败,便集全力把赌注押在孙科身上。他亲自露面鼓动他的一切主要人物为孙科拉票,宋美龄不时地宴请国大女代表以及军政要员的太太,要她们投孙科的票,或用她们的

徐楚光认为,有必要团结朱亚雄,以凭借其势力,获取更多的情报。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徐没有回家,与朱在一起休息,并借此机会做朱的工作。……

经过畅谈,徐发现朱尚有民族自尊心和正义感,便引导动员朱参加抗日工作。朱在徐的教育和启发下,表示愿意参加抗日工作,并举行了封建的盟誓仪式。此后,朱亚雄广收中共地下党员入帮会。中共党员张冰也加入了帮会。朱、徐、张三人结为把兄弟,常在道商谈抗日工作,徐楚光提议,为了打破日伪对南京进出人员和物资的严格控制,为掩护共产党员和运输物资的便利,希望朱亚雄尽快设法开辟一条“交通线”,并交给朱一笔活动经费,还指出了具体的工作要求。

朱亚雄接受了任务后,利用各种社会关系,经过数月的奔波和周旋,终于结识了日伪华中铁道警务课长木村(日本人),并介绍木村与徐楚光相识。木村提及当前交通线上最使人头疼的就是火车道上有人盗窃。徐乘机进言,表示洪帮对付盗窃有办法,并且可以派人来做护路工作。经过几个月的磋商筹划,木村终于同意成立由南京洪帮组织的护路队,名为日伪华中铁道护路总队,任务是保护货物,防止盗窃,维护交通安全,保护南京至芜湖、芜湖至奔牛站一段 900 公里铁路沿线。

日伪华中护路总队分为总队、区队、分队。总队由朱亚雄担任总队长,徐楚光担任主任秘书兼督察长,负责护路总队一切事务,张冰担任情报组长。徐楚光派中共地下党员和地下工作者打入了每个分队,有的还担任了负责人。镇江是联系和出入苏北根据地的要道,徐派了一位有民族正义感的镇江青年、洪帮成员周士贵负责,由周专门负责掩护进出苏北根据地的中共人员和物资。

护路总队办公地址设在朱亚雄家,分队办公地址设在各站,每个分队内均由日军警务课分别派一个日籍指导员。徐楚光利用这一公开的组织,秘密收集情报。徐楚光将各分队送至总队的情报,交给共产党员张冰(张冰在解放前夕被国民党逮捕后秘密杀害)转报八路军司令部秘书处及华东军区联络部、新四军军部。另外,华中铁道株式会社警务课发给护路总队 6 张不贴照片的免费乘车特别通行证,徐楚光等同志利用这些通行证,为中共地下交通人员进出南京等城市提供了许多方便。

1945 年抗战胜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护路队

就此解散。徐楚光、张冰先后返回解放区,一段时期与朱的关系中断。淮海战役前夕,朱亚雄派洪帮成员、中共地下工作者周士贵渡江北上与徐楚光、张冰联系,表明他愿意继续为党工作。

## 到解放区与谭震林会面

1946 年春季,苏北解放区张某受上级党组织的委派到南京找朱亚雄,要其到解放区去。同时,朱选拔了一批思想倾向先进的青年同去。到了边区后,边区人民政府主席李一氓也多次看望朱亚雄,并设宴款待。一次,杨帆部长接到了谭震林的指示要在淮安会见朱,随后杨帆与朱一同乘车赴淮安,杨帆向谭震林介绍了朱亚雄的身份和为党所作的贡献,谭震林连声称“好”;接着,谭询问了沦陷区的有关情况,并向朱剖析了当时的形势,要求朱亚雄进一步为党工作。午间,谭震林热情设宴款待。晚上,朱亚雄又受到了粟裕司令员的接见和宴请,被安排在淮安招待所休息。

朱亚雄在临行前,杨帆部长亲自向朱布置了回南京后的任务:参加民盟组织;掩护共产党员、革命地下工作者的安全。同时,边区还从华东贸易部门拨出鸡蛋一船运往镇江销售,作为朱的活动经费。朱接受任务后首先到上海霞飞路疗养院找到民盟负责人罗隆基,当时罗已受到反动派的监视,无法出面帮助。朱又找到中共党员金龙章说明来意,当时金任民社党中央委员,又是民盟的监察委员(民社党是民盟中的一个组织)。由金龙章介绍,朱填表加入了民社党。

1946 年间,自称洪门兄弟的罗冠群到南京找到朱亚雄,以威胁口气要求其说出共产党员张冰的下落,并把军统跟踪张冰的活动讲了出来。朱与罗冠群巧言周旋,罗见问不出什么名堂便狼狈走了。

全国解放后,由于朱亚雄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做过一些有益于党和人民的事,被政府任命为上海闸北区防疫站主任。在肃反时因历史问题被捕判刑,刑满释放后回南京,于 1979 年病故。1983 年根据中共中央统战部有关文件规定,组织上客观地评价了朱亚雄的一生,称其“做过有益于人民的工作”。

(责编 晋 源)

关系助孙竞选。蒋介石甚至还召见白崇禧,以秘密军法审判相威胁,逼迫白由拥李转向拥孙。

三、以党内提名排李。阻李不成,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又企图玩弄手法,用由党内提出候选人的方法,将李宗仁排挤在候选人名单之外。因遭许多人的反对,党内提名的方法未能实现。

四、恐吓利诱。竞选过程

中,蒋介石利用 CC 系控制的各级国民党党部以及黄埔同学会,竭尽威胁利诱之能事。他们派人直接或间接地同国大代表分头接洽。扬言凡投孙科票的,要钱有钱,要官有官,若不愿合作的,对其将来前途必有不利。

五、造谣中伤。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操纵的新闻机关,制造了大量谣言,攻击李宗仁,以削弱他的竞选力量。如造谣说某省某局为助李竞选,接济法币

有数千车之多;说李一旦当选副总统,必将实行“逼宫”,或三个月就要逼迫领袖出国;说李有“通共”嫌疑,甚至还对李的夫人郭德洁造谣中伤,散布郭在北平如何贪污,如何用金钱收买代表……等等,不一而足。

如上这些卑鄙手段使人联想起当年曹锟贿选的丑事。当时就有人说了这样一句话:“这比推举曹锟的选举还坏,曹锟至少还是出了钱的。”